

金文最

金

文

最

金文最卷三十七目錄

碑

鄆縣修城碑

大定二十二年

靳康侯

重修東嶽廟碑

大定二十二年

楊伯仁

西京副留守李公德政碑

邊元忠

登州福山縣黃籙大醮碑

張名缺

泰安州重修宣聖廟碑

李守純

澄城縣主簿李公去思碑

大定二十三年
以上原列卷七十三

王山甫

華州城隍神濟安侯新廟碑

張建

高陵縣令張公去思碑

張建

三清殿碑

翟三儁

四禪寺新修羅漢洞碑

成舟

平原縣瀋熙寺重修千佛大殿碑

王鼎

淄川縣興教院碑

失名

滕縣梁山重修伏羲廟碑

以上原列卷七十四

趙大鈞

金文最卷三十七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碑

鄆縣修城碑

大定二十二年

靳康侯

皇帝卽位十有六年遍敕城邑令修完之在南山諸縣惟鄆最爲廢弛完者不過乎尋尺其頽毀缺壞蹄痕轍跡四通而莫禁雖上司屢督臨政者多避難其事越二十二年秋七月彭城劉公以壽州酒使來鄆首詢民之疾苦事之利害故多所廢置惟時上司復坐奉朝旨以督縣劉公旣承其命遂集邑民而曉諭之曰比者承上司準省文上計二萬八千限以三歲每歲俟農隙以興之此朝廷愛力恤民之意也若乃不奉法遷延歲月因而貨賂不惟負朝廷委付之意吾民其何益焉若能一舉而成暫勞而永佚眾皆願之經始於九月初朝鼓而暮止有早辦者乃割己俸必親撫而賞勞之罷者退而願進其力僉曰劉公之役秋毫無所斂劉公之役

未嘗答一人雖用力死而無恨乃相率其子弟丁屬忻然共畢其事卽五旬而就成之高二丈五尺周二千步五門從而亦成皆以廣廈覆之正東曰宜春南曰仁智西曰通濟北曰望威以安處其神就爽塏也宜春之北曰長安以利天府出入攸往者也城壁始立濠池旣淵環植以嘉禾異卉引南山阜粟潞谷三水以注之入餘者以充倉廩之備又餘者令民間足用而不禁又嘗親董其役命童僕走吏或閭巷願執其役者以治縣庠之荒蕪講肄之□朽置師儒以訓顓蒙之童庶幾他日青衿白袍濟濟於橋門有取青紫而榮富貴者矣城之東西二隅因以龍臺若乃山川之形勝與夫雲霞之杳靄陰晴變滅千態萬狀不遠於指顧之間是以壯觀覽之富備詩人登高而寫離騷也於城之隙依古壘以爲之園圃度地勢以就其臺榭引溪泉作漱玉琤琮之聲栽花竹養風煙蒼葢之秀斯皆非私於己在於樂民也旣粉雘屏列萬瓦鱗次高棟層簷屹然聳峙者此前日壤址頽垣而荒區也或曲水池亭奇花

靜院或童蒙絃誦之聲日聞於人者此前日煙露荆榛瓦礫之地也良辰佳節邑人士女登臨而眺遠嘯歌而管絃風俗熙熙少長揖讓而往來者樂斯成而化其政者也萬口同詞則曰宣武修城從命而下也政使府尙焉旁邑倣焉則劉令於此信乎有力大抵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用力少而爲功多制作壯而不踰矩此君子之作爲政之本也豈有能端本而末不正者歟可以書矣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余焉

鄆縣志

重修東嶽廟碑

大定二十二年

楊伯仁

臣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明神之所以昭聖德也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哀時之對聖人之所以昭神功也豈非幽顯之感通報施之明驗歟昔我始祖景元皇帝肇基王迹遂荒大東迄我太祖仁兵一舉爰革遼命及我太宗繼伐徂口奄定華夏我主上亦繇東都口纂大統肇開中興皆符帝出乎震之義也迺瞻岱宗之神乘震秉籙實司東方東方者萬物之始

故爲羣嶽之長我國家受命之攸在雖德自天啟亦惟神之陰相
哉口聖在位之十有七年內外晏清禮樂修舉祭帝於郊而百神
受職民和物豐靡有菑害凡嶽鎮海瀆名山大川率命有司崇飾
其廟貌嚴寅其祀事歲時親署祝版遣驛命守臣侍祠皆首於岱
宗大定十八年歲在戊戌春嶽廟災雖門牆儼若而堂室蕩然主
上聞之震悼不已俾治有司不戒之罪旣而歎曰神其或者以宮
廟故敝欲作新者乎迺敕庀工度材以聞明年以同知河北西路
轉運使事徐偉就遷知未安軍專領其事彰德軍節度判官王元
忠佐之皆選能也命馳驛以圖來上入受訓誠示之期約且擇尙
方良工偕往營之出內帑錢以貫計者十有六萬黃金以兩計者
二百四十有六及民之願出資以助者幾十萬千且運南都之材
以足之復詔其工役勿煩吾民給以傭直故皆悅而忘勞矣二十
一年辛丑冬告成凡殿寢門闕亭觀廊廡齋庫雖仍舊制加壯麗
焉詔謂格神之道所貴致潔其當陽之像毋用漆塑以涿郡白玉

石爲之殿楹高敞勿事蔽障殿闕周□設爲儲胥俾四方士民遠
致奠獻者皆遂其瞻禱之心而無褻黷之患廟之西南隅舊設舍
館賓客往來皆止焉郡吏時率倡樂以娛之因爲□□□□□□
□□□□洞啟或終夜謹譁詔以神靈靜謐之宅豈可使之汚嫚
如此卽其地更置廟庫俾門禁加嚴蓋所以崇肅敬也自三觀而
下十里達於廟禁無樵薪二十二年四月制詔翰林侍講學士楊
伯仁記其事臣伯仁承乏禁林職在贊揚聖德豈敢以鄙陋辭謹
書詔旨之始末與其經費之多寡敘之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東方曰仁萬寶資始神惟岱宗爰主張是雞鳴見日其高巖巖充
州之鎮魯邦所瞻觸石生雲合於膚寸曾不崇朝天下膏潤無懷
而下七十二君咸登茲山告厥成勳於皇時金肇迹東土誕膺天
命實孚神佑我后中興出震應辰禋祀上帝懷柔百神無文咸秩
矧此喬嶽宮廟制度天子禮樂災之所生然在不虞舊或未捨新
何以圖洪惟聖朝監此神意親授規摹選能興事宸衷簡在民願

攸同不愆於素案圖奏功臺門將將如鳥斯革廣殿巍巍增陞以級牲酒圭幣薦羞以時敢獻善祝神之聽之聖人之德聖人之壽泰山之高泰山之久聖人之業聖人之基泰山之固泰山之維神居孔安有饗是格生甫及申蕃宣方國禮無不答神罔時恫於萬斯年福祿來崇

山左金石志

泰山志

西京副留守李公德政碑

邊元忠

吏有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世稱曰廉才足以經濟智足以決斷世稱曰能奉法遵職履正奉公世稱曰循明國家之大體通古今之時務世稱曰良其有一於此見於郡邑治已爲最又況兼而有之者何施不可是雖欲無稱得乎如副留守李公乃兼而有之也公諱晏字致美澤州高平人也世名儒少以家學馳聲蚤中科第及仕所至皆有異政大定二十有二年正月自秘書少監出佐是京下車之際未及視事而聞風者懼下指更概大可見矣旣而臨視於僚屬則敬而有禮於吏士則寬而有制民間秋毫無所犯至

於臧獲輩亦不之識私門請謁一切罷去貪污之俗亦自斂迹得
不謂之廉簿書鞅掌閱目無遺獄訟平理斷決如神抑去豪強潛
消賊盜人皆儼然望而畏之似莫能近者得不謂之能欽乃攸司
慎乃出令不矜功不伐能亦無過行得不謂之循好古博雅內剛
外溫自公暇日誨人不倦以至後學新進皆得親之而教化一新
士君子莫不中心誠服其在觴詠笑談之間和光同塵殊無驕貴
氣灑然在寒素右得不謂之良是年天子遣使巡行天下政迹又
冬十有一月詔赴闕授翰林直學士兼太常少卿以去席不暇煖
士民間之莫不驚歎皆相謂曰何其來遲而去速也及行都人遮
道攀轅臥轍者不可勝紀一日父老王玘等數十百人詣草堂謂
陳留邊元忠曰古之良吏居則民富去則民思如公之德政豈無
贊揚願銘諸石以傳久遠元忠固不敏然於公素爲門下士載以
玘輩懇迫義不可辭因撫輿情姑道萬一銘曰
其德維何廉能循良其政維何寬猛柔剛身兼數器李公具當少

而馳譽玉立蘭芳冠而登科傳世文章所歷州郡遺愛一方來佐
是京捕擊豪強政平訟理時和民康席不暇煖詔歸玉堂使我黎
庶借之不遑觀斯石兮何啻桐鄉觀斯化兮何遠甘棠令聞令望
日篤不忘 大同府志

登州福山縣黃籙大醮碑

張名鉞

□□□醮品格至□迺□□□十極高真以□□□□□□
□□□□□□□苦裏者也奈天下之人無克舉之何哉無度師
無德高功無能職事者之稱執□□讚頌□□謬誤有失宣揚之
節以至香燭酒果□□高舉□不□□又主□□□往往始勤而
終怠此所以不惟不能獲福抑亦自取其禍安得不鮮克舉之與
登之福山泉甘土肥魚鹽遷化加以時和歲豐居人漸有好善之
心□日與先生長者謀欲作一大善緣以追薦先逝謂無出於福
山□□□然有是念未敢率易而爲大定壬寅夏適東牟馬先生
歸自陝右鄉人輻湊請益莫不忠告於是福山耆老相謂曰吾願

適□豈不聞馬先生者乎方當壯歲一遇異人捐千金之資棄室
家之好芒鞋楮服曳杖而西築環堵於長安而居之幾十年長安
之人蓋嘗賴之而資冥福矣幸其歸也可以往禱爲之度師必不
我拒遂相率堅請初若難之眾皆曰先生以行化爲心豈必長安
福山而有親疎之間乎義不能辭順願而來□□□卜日重九
迺誦經以相之作歌以詠之凡與□□者千有餘家無不□□
□屏輦置酒雖垂髫之子亦知欽慕及設□□風埃頓息星斗
爛然觀者如堵了不聞警欬之音雖齊之以刑亦未必能如是也
□□上聖十極高真安得不降鑒乎昔吳道子畫□□變相兩市
屠酤不集者以其殊形異相□□割□□□□狀故人見
而怖之今先生特以□□□□而能感人之心也如此豈可同日
而語也事畢人皆異之功欲傳於不朽迺屬予爲文表其始終之
迹而予亦目覩其事喜爲邦人書之大定癸卯三月望日汾晉張
□□記

石刻拓本

泰安州重修宣聖廟碑

李守純

泰安之爲州也有岳祠以壯觀其中有岱宗徂徠泮汶漕濟以環抱其外寔周公之封境孔子之鄉國帝王封禪之所也亡宋開寶五年徙乾封縣於此大中祥符元年改曰奉符廢齊阜昌之初改爲軍曰泰安本朝開國六十有八年升之爲州自其爲縣以孫明復石守道二先生山齊之故基建學以柏林之地課養士作成之材故常有焉魁乎天下者則耿公昌世顯於翰林者則楊公用道是其尤傑出者也惜乎歲久殿宇壞甚震風淩雨聖賢像弗克僅庇黌舍顛漏學者鮮肯居之有司者客出竟不之葺亦莫如之何矣歲在戊戌岳祠被焚朝廷命徐公中憲偉來守茲郡尋蒙宣召指畫岳廟營繕之制公受訓誡以還朝夕從事再葺告成上遣使來視使者見其廟貌閎麗密壯甚稱賞之因詢以岳祠之弊公迺口陳數事又言有一於此爲害尤重昔者岳祠告修所壞運司必先視之兗州然後行之故曠日持久而不能有成也且如宣聖廟

日就傾圯止請繕於運司尙三年而不報況夫岳廟更當稟於宥
州乎稽滯之弊從可知矣使者還奏得可其請更其舊弊所謂宣
聖廟聽以岳廟餘材修之公遂以規繩授之匠者大其廟度柱以
石瓦以琉璃長廊四迴如拱如揖聖賢之像皆倣闕里而又講有
堂處有齋以至庖湍亦皆有所委曲以盡心期副國家崇儒重道
之意人特見其誠莫知其所以施設之方可謂賢且能矣朝廷可
謂能擇人而任使之矣經始於壬寅三月十有四日落成於八月
初四日俾守純爲文以紀之守純以職在主善不敢以淺陋辭故
敘其實而復有說焉夫事之廢興殆非人力之所能也天也是學
之壞久矣諸生所望者扶顛補漏而已猶爾齟齬願莫之遂今日
一新甲於他郡始知天意以聖上守成尙文之際不欲有司草創
而修故使先難其事也然則事之廢興豈非天平處乎其中被國
家教育之恩者當如何哉固不可泥於章句而止也當以致君澤
民爲心知其所以學者而務進焉所以學者何哉曰道也道之在

人則爲性性之妙用則爲神散之口應物則爲五常如或好仁好義好禮好智好信而未造乎道則其應物也雖勞心役慮求合於五常而處之然亦不能無蔽孔子於是有六言六蔽之戒也若乃造道之深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其應物也不待勞心役慮求合於五常而自然合矣孔子於是有一以貫之之語也由此言之學者之所當以道爲事也子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豈非欲夫學者之以道爲事耶猶恐乎未之能入復示其所以入之之門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當是之時顏子不幸曾子獨得其傳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其子思之論道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至誠如神孟子之論道則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又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夫二子之立言無少詭於孔子者蘭陵荀卿反獨非之謂□□□□不知其統嗚呼荀卿胡爲而云爾也是與二子同

門而異戶歟是其學之淺不足以知其深歟徐以其所著之書考之蓋其學之淺不足以知深也何則荀卿有曰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觀乎其意則是以聖爲道之極也豈知子思孟子以神爲道之極而得孔子之所傳者歟宜乎妄生詆訾而不顧也守純以謂儒家者流必欲助吾君明教化不先造孔子之道則難矣必欲造孔子之道不先踐子思孟子之言亦難矣而荀卿之說反使天下後世有惑於二子失其所趨嚮故爲辯之俾學者知其所以學焉他日或爲朝廷之用庶幾乎不迷於政矣癸卯四月二十有六日李守純謹記

山左金石志

澄城縣主簿李公去思碑

大定二十三年

王山甫

昔東西兩京垂四百年守令號爲循吏者不爲不多然其卓然著見於後世者惟龔黃卓魯數人斯蓋被天子命典城牧民禁奸舉善興學勸農而一出於已故能成名然而由縣佐而得聲者止一仇香豈非權在已者易爲功事因人者難爲力哉否則何其得聲